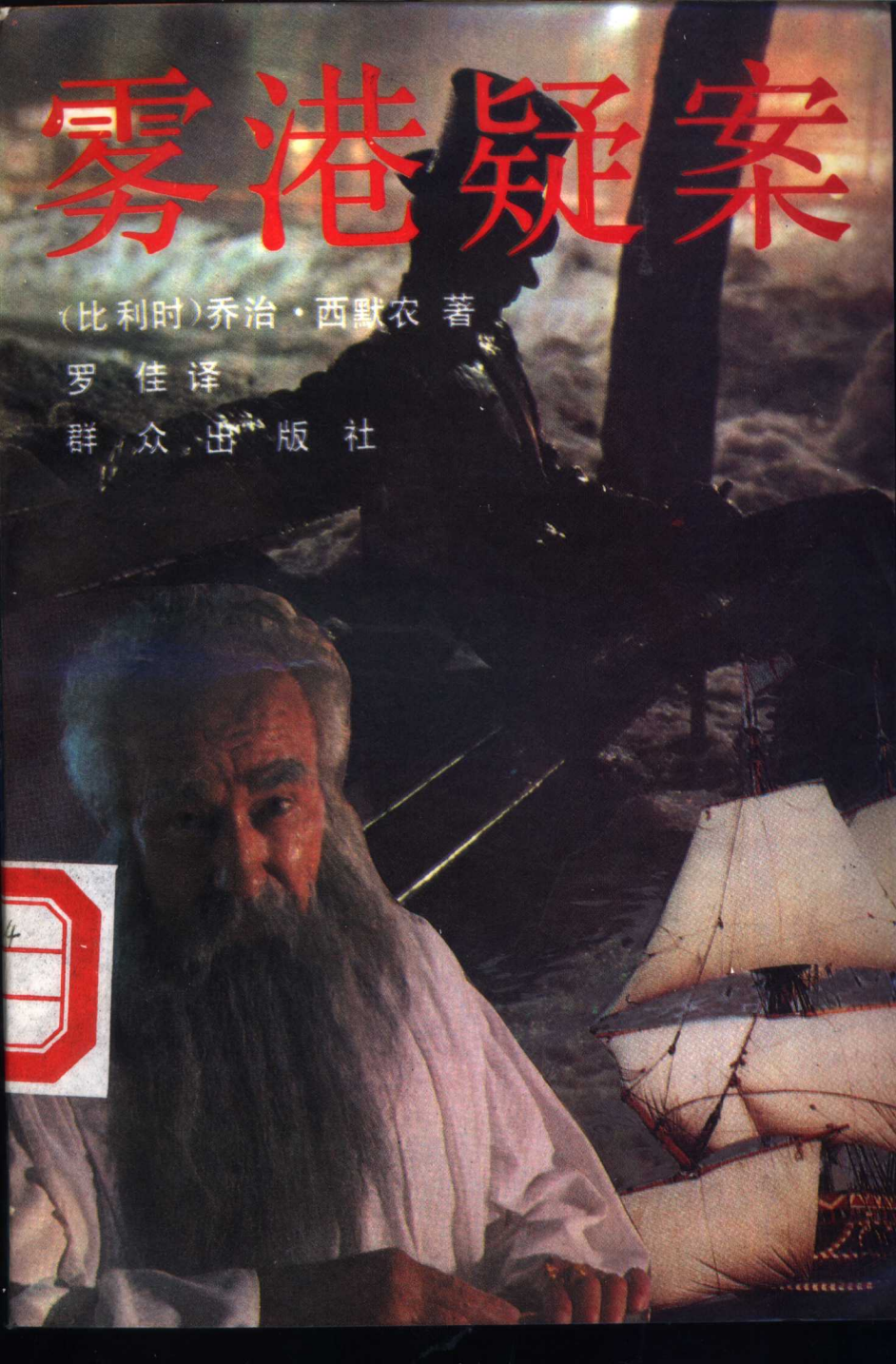


雾港疑案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,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with a long, grey beard and hair, wearing a white robe, looks directly at the viewer. Behind him, a large,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on a ship's deck, looking out over a misty sea. In the lower right, a three-masted sailing ship with white sails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suspenseful.

(比利时)乔治·西默农 著

罗 佳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1864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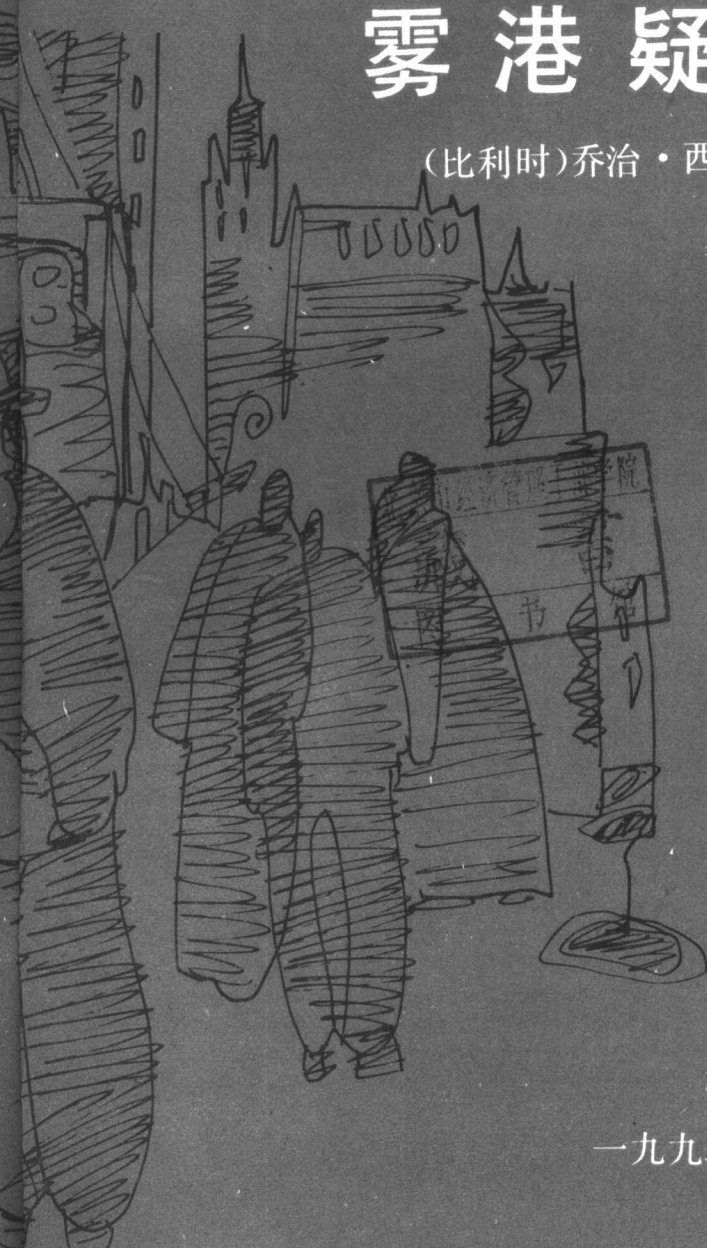
5

47614

雾港疑案

(比利时)乔治·西默农 著

罗 佳译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作者简介

乔治·西默农是位用法语从事写作的比利时作家。1903年出生在比利时列日城一个保险公司小职员的家庭，中学毕业后在书店当职员，翌年进《列日日报》做记者，18岁用笔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《在阿什桥上》，1930年起以真名发表侦探小说，这些作品使他很快成了名。他早年在法国、美国等地居住，1959年以后定居瑞士的洛桑，1989年去世。

乔治·西默农塑造的梅格雷警长闻名于世，在西方是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。这位巴黎司法警察局的调查员，外表冷漠，性格粗犷，遇事沉着机智，有着高超的洞察和鉴别能力，他注重各类人物的反应和周围环境气氛，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理出线索。

乔治·西默农的侦探小说着重描写罪犯犯罪的动机和心理，不在于调查“谁犯了罪”，而在于研究“为什么犯罪”，分析人物强调因果关系，特别注重环境对人物的影响，而不是追求情节曲折离奇以取悦读者。他塑造了一系列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形象。

乔治·西默农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，一生创作了几百部作品，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，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，有几十部被搬上了银幕。《雾港疑案》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，他的作品还有：《奥迪尔的失踪》、《纽芬兰岛约会》、《死路》、《迷路的母马》、《两个字的咖啡馆》、《马拿达的三间客房》、《麦克雷在维希》、《小偷麦克雷》等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起发生在法国某小港口的谋杀案。

一天晚上，诺里斯船长突然失踪。六个星期后，他出现在巴黎的街头，但是却丧失了理智和说话能力，回家的当天晚上，喝了女用人朱莉送去的水，当场死亡。经医生鉴定，水里含有毒药马钱子，另外还发现死者在失踪期间被做过非常高超的开颅手术。此时一张转帐单将30法郎从汉堡转到死者的银行户头，落款人竟是死者本人。

巴黎司法警察局梅格雷警长负责此案的调查，他在整理死者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份遗嘱，死者把自己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女用人朱莉。此时朱莉神态反常，把自己锁在卧室里，拒绝见任何人。

在案发当晚，人们在诺里斯住所附近发现了格朗梅松镇长的身影，与此同时，有一个陌生人悄悄地潜入基斯特昂小镇。

本书情节曲折，悬念迭起，富有浓郁的人情色彩，整个作品始终沉浸在蒙蒙的雾气之中，这是乔治·西默农写作的一大特点，也是他的侦探小说与其它侦探小说的区别所在。

目 录

- 一、房中猫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遗产…………… (17)
- 三、食品橱里的秘密…………… (30)
- 四、“圣·米歇尔”号船…………… (42)
- 五、沙丘圣母院…………… (55)
- 六、楼梯上的失足…………… (68)
- 七、乐队指挥…………… (78)
- 八、对镇长的调查…………… (92)
- 九、平静中的密谋…………… (104)
- 十、船上的三个人…………… (116)
- 十一、黑牛海滩…………… (129)
- 十二、没有写完的信…………… (141)
- 十三、对面的房子…………… (158)

一、房中猫

下午3点左右，列车缓缓驶出了巴黎城。列车到达埃尔霍时窗外已是漆黑一片，透过淌着水珠的玻璃窗，可以看到路灯在浓雾弥漫中神秘地闪烁着。

梅格雷警长一动不动地坐在车厢的座位上，头枕椅背，双眼微闭，下意识地注视着对面的两个人。

他俩竟是那样的不同。

诺里斯船长正在酣睡，假发歪扣在那个令人琢磨不透的脑壳上，衣服皱皱巴巴地裹在身上。而朱莉两只手放在仿鳄鱼皮的坤包上，眼睛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，尽管她已经很疲倦了，但仍保持着一种审慎的神态。

诺里斯！朱莉！

梅格雷警长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人。由于职业的习惯，他常常能在几天、几个星期、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某一件事情保持着极大的兴趣。

随着火车转向架发出的吱吱响声，梅格雷警长又陷入了沉思……

初次接触诺里斯船长的案子时，梅格雷警长嘴角掠过一丝茫然的笑意：这真是个怪人！他在罗费厄车站整整徘徊了5天，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，后来人们干脆称他“怪物”。

“怪物”在巴黎林荫大道上被收容之前，一直在马路上来往的车辆间穿来穿去。过路的行人先是用法语，后来又用其它七、八种语言同他讲话，但他始终都不回答，最后人们同他打哑语，但他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

难道他是疯子？

在梅格雷的办公室，警察对他进行了搜查。他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是新的，连鞋子也是崭新的，身上除了5张面值1千法朗的钞票外，任何证件都没有。

这很可能是一起棘手的案件。

调查工作开始了。警察局首先在“罪犯”的人体测量记录档案里仔细查找有关线索，接着又往法国各地甚至国外发出了查询电报。

“怪物”50岁开外，肩膀很宽，脚却很短，他对谁都唯命是从，从不反抗，从早到晚脸上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。即使面对警察无休止的、令人疲惫不堪的讯问，他仍是笑容可掬的样子。有时他呆呆地一动不动，好象在努力回忆往事，但很快又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难道他是个遗忘症患者？

假发从他头上滑下来，露出了一块伤疤。这伤疤经医生检查后认为，大约是一个月前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。医生对手术做得如此成功，赞不绝口。

这一新线索又使警察们忙碌起来，于是，又一批电报发了出去，发向法国、比利时、德国、荷兰，发往所有的医院、诊所。

警察局提取“罪犯”衣物上的污迹和口袋里的碎屑进行化验分析，整整忙了5天，得到的结果却令人十分失望。他

们找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鳕鱼鱼饵的粉末。这是用鳕鱼的鱼子压碎晒干后制成的一种鱼饵，在挪威北部地区，人们习惯用它来做沙丁鱼的诱饵。难道他是从那边来的？他是一个斯基的纳维亚人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坐过较长时间的火车。难道一个痴呆、丧失了说话能力的人能够独自一人去旅行吗？

他的照片一登报，很快从基斯特昂发来一封电报：“此人身份有据可查。”不久，一位年轻的姑娘风尘仆仆地来到梅格雷警长的办公室。她自称叫朱莉·格朗，是那个“怪物”的女用人。她告诉警长“怪物”名叫伊夫·诺里斯，是基斯特昂港口的领班，曾经是一艘商船的老船长。

朱莉见到诺里斯那样子惊恐万分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她哭着苦苦恳求老船长开口，然而老船长却象对待其他人一样，只是用亲切和蔼的目光望着她。

诺里斯船长是9月16日失踪的。当他出现在巴黎街道上时已是10月底了。失踪6个星期，他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“那天晚潮时，”朱莉叙述道，“他象往常一样去闸门放水，我先睡了。第二天我发现他不在卧室里。因为那天晚上雾很大，大家都以为他失足掉到河里去了。人们用铁锚去打捞，没发现尸体，后来就认为他可能是出走了。”

火车慢下来，打断了警长的沉思。

车子在利西约车站停靠3分钟。

梅格雷警长走到月台上，活动了一下腿脚，满满地装了一斗烟丝。自从来到巴黎，他一直拼命吸烟。刚才整个包厢里都被他抽得乌烟瘴气。

“上车啦……”

车开了，朱莉用粉扑轻轻地拍打着鼻尖，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，她那双眼睛始终红肿着。说来也怪，这位乡下姑娘有时显得很漂亮，甚至有些娇嫩，可有时给人印象却显得有些粗俗。

她把老船长的假发重新扶正，然后瞟了梅格雷警长一眼，似乎在说，我这样照顾他，不应该吗？

诺里斯船长没有结过婚，一直过着独身生活，所以他称朱莉是总管家。

“他待我简直就象亲生女儿一样。”

一个在海上到处漂流了30年的人，是不甘心一下子松闲下来的，尽管他上了年纪不能航海，但还是在基斯特昂谋了个领班的差事，并让人在那里盖了一间小屋。

从9月16日夜里失踪到他出现在巴黎，六个星期的时间他竟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朱莉见老船长穿的是一件灰色的西装，心里有些不快，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这种服装。她平时就有些神经质，此时更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每当她的目光落到老船长的身上，眼里就出现一种怜悯，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。不错，这确实是他，是她的主人，不过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他了。

“他一定会被治好，您说呢？我来照顾他……”

玻璃窗上淌着蒸气凝结的大滴大滴混浊的水珠，列车颠簸得很厉害，梅格雷警长随着车子上下颠簸着，他不时观察着这两个人。朱莉曾提醒他说，应该乘坐三等车厢，那样她会更习惯些。

这时诺里斯醒了，用一种呆滞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。

“下一站是冈城，很快就可以到基斯特昂了。”

“基斯特昂是一个有1000多人的港口小镇，”一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同事曾告诉过梅格雷警长，“港口虽小，但很重要，它是连接冈城运河和海上的枢纽，这里可以通过5000吨以上的轮船……”

梅格雷警长不愿再去想这些，他清楚地知道，有时一步不慎，全盘皆输。他等待着，目光不时地转向那个假发，那里面隐藏着一个粉红色的伤疤。

诺里斯船长失踪前是满头栗色浓发，两鬓掺有几根银丝。朱莉不愿看到一个光秃秃的脑壳，这也是她感到十二分难过的原因，所以每次假发滑下来，她都立即把它扶正。

“说来说去，还是有人要杀死他！”

有人向他开枪这是事实，之后又用很高明的手段给他医治好伤口。他出走时身无分文，被找到时，口袋里却揣有5千法朗的钞票。

怪事还在后面。

在梅格雷办公室的时候，朱莉突然打开她的手提包，
“差点忘记了，我还带来了先生的邮件……”

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只是一些商店给船队的商品价格单、鳕鱼鱼饵……汉堡……德国造的鞋子……

看来这个案子不仅仅涉及到诺里斯船长一个人。

诺里斯见警长看着自己，脸上泛起温和的笑意。

“冈城到了，到基斯特昂镇、海狮大道和吕卡的旅客请在此下车，去瑟堡方向的旅客……”

他们三个人下了车，这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，车站上空气潮湿，灯光勉强地穿过奶白色的雾层洒在地上。

他们被拥挤的人群撞来撞去。梅格雷问朱莉：“现在我们坐什么车？”

“这会儿什么车也没有了。冬天，小火车一天只有两趟……”

出租汽车站前，停放着几辆汽车。梅格雷饿极了，他打算先在火车站的餐厅吃点东西，因为他不知到了目的地还能否找到吃的东西。

老船长总是很听话，就像一个孩子十分相信那些带领他的人一样。他顺从地吃着人们递过来的食物。

一个铁路工人围着他们的饭桌上下打量着老船长，然后走近梅格雷，用食指敲着自己脑门说：“这不是基斯特昂港的领班吗？”

朱莉一个劲地在那儿跟主人讨价还价，“12法朗就吃这样的饭，还没有黄油！看样子我们在到家之前是不能再吃东西了……”

此时，梅格雷想的却是“一颗子弹穿过头部……30万法朗……”

梅格雷扫了一眼诺里斯那双善良的眼睛。

他们乘坐的是一辆很破旧的出租车，车的座位已塌陷，有的接缝处也开裂了。他们三个人挤在拆掉了折叠座位的车子里面，朱莉被夹在中间，显然十分难受。

“花园的门是不是锁好了？”朱莉嘀咕着。快到家了，她就象家庭妇女常有的那样越发不安起来。

车子一出城，就象进入了一堵厚厚的雾墙之中，两米远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，一辆套着两匹马的大轮子车幽灵般地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而那些树木、房屋却象鬼魂似地

不时地从道路两旁冒出来。

司机放慢了车速，每小时不超过10公里。即使这样，也没能避免一辆自行车从大雾中冲出来撞在挡泥板上。车子停下来，还好，一切安然无恙。

穿过基斯特昂镇时，朱莉放下了玻璃窗说：“一直开到港口，过了转桥，停在灯塔对面的那幢房子前就行了。”

小镇和港口之间约有1公里的路，这一带荒无人迹。在桥的拐角处，有一扇窗户亮着灯光，从里面传出一阵阵的叫喊声。

“这是海员小酒店，”朱莉说，“港口的那些人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这里了。”

桥的尽头似乎无路可走，道路几乎消失在奥恩省河滨城区街岸那一片沼泽地中。

老船长的住宅到了。这儿只有一座灯塔和一幢花园环绕的二层小楼。汽车停下来，梅格雷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同车人——老船长，见他比谁都自然，从容地下了车，径直向栅栏门走去。

“您看到了吗，警长先生！”朱莉高兴地喘不过气来，大声叫道：“他还认识自己的家！我早就说过，他会完全恢复理智的。”

朱莉把钥匙插入锁孔，推开发出刺耳响声的栅门，踏上铺满砾石的小路，梅格雷付了车费后快速追上了她。

车子开走了，四下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“您能划根火柴吗？”

一束小火苗燃起。门开了，一个黑影擦着梅格雷的腿一闪而过。这时朱莉已到走廊，她打开灯，惊讶地看看地上，

自言自语道：“刚才跑过去的是一只猫吧？”

她边说边用一个习惯的动作，脱下帽子和大衣，挂在衣架。然后，推开厨房的门，打开灯，无意中象是告诉梅格雷，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习惯呆在这间房里。

厨房很明亮，墙壁上是由瓷砖组成的拼花图案，一张白色的木制大桌子上，各种铜制餐具闪闪发亮。老船长机械地走到壁炉旁，坐到他那把爆竹柳的扶手椅子上。

“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出门时，我同往常一样把猫放到外面去了。”朱莉神情不安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“对，没错，所有的门我都锁好了。喂，我说警长先生，你能同我一起去房子周围查看一下吗？我有些害怕。”

她的确很害怕，甚至不敢走在前面。她打开了餐厅的门，里面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地板和家具都打着蜡。

这里摆着一架竖钢琴，一些中国漆器和瓷器。这些东西大概都是老船长从远东带回来的。

客厅如同商店的橱窗一样，布置得琳琅满目。老船长也跟着进来，样子显得很高兴，似乎对一切都很满意。他们登上了铺着红地毯的楼梯。楼上有三个房间，有一间是卧室。

卧室布置得很优雅，整洁而有条理，充满了一种乡村特有的温馨气息。

忽然，他们听到一种声音，象是百叶窗撞碰发出的。

“看看窗帘后面！”

没有人藏在这里，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。花园的内门锁着，可是，钥匙却留在内门上。

“猫一定是从通气筒进来的。”梅格雷说。

“这里没有通气筒。”

他们又回到厨房，朱莉打开壁橱。

“我给您弄点喝的。”

朱莉很忧伤，即使在往雕花小酒杯里倒酒时，她还偷偷在擦眼泪。

朱莉回头发现老船长麻木地坐在沙发椅上，赶紧说：

“我这就去为您准备房间。”

啜泣使她说不下去。她从墙上摘下围裙，擦了擦眼泪。

“我看我最好还是住到旅店去。我想那儿现在还会有床位。”梅格雷说。

朱莉看了一眼墙上的瓷壳挂钟。这钟就象这所房子里的心脏，有节奏地发出滴嗒滴嗒的响声。

“是啊，都这个时候了。您要想找个住处，看来只有过船闸，到刚才路过的咖啡店那边去。”

她似乎极不情愿让梅格雷离开，她非常害怕单独和老船长在一起。

“您真的认为这个房子里没有藏人吗？”

“您自己不是已经查看过了吗？”

“您明天早上来吧……”

朱莉把梅格雷一直送到门口，急忙关上了门。顿时，梅格雷陷入到一片浓雾之中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他无法辨认方向，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。他先是感到是在草地上走，一会儿又踏上了石子路，最后终于摸到栅栏门。这时远处传来一种声音，象是一头母牛在嘶叫，这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凄惨。

当他竖起耳朵仔细听时，才发现原来是雾笛的叫声。

“蠢货！”他在牙缝里骂道。

梅格雷不知道自己现在到了什么地方，恰巧看到脚下一

片好似烟雾的河水。原来他自己已经来到了闸口边，他已记不清刚才路过的那条河在什么地方了，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狭窄的过桥，便走了过去。

“当心！”

这喊声近在咫尺，把完全处在黑暗孤独之中的梅格雷吓了一跳！

一个男人在离他二三米的地方出现了。梅格雷仔细打量着对方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。猛然间他醒悟到对方的警告。因为他发现自己正走在通往闸门的过桥上。此刻闸门正在开启。他恍惚地感到是眼前出现了一种幻觉，刚才冒出来的那个黑影忽然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实实在在的墙，象房子一样高的墙，上面有几束微光透过浓雾射下来。

一艘汽船擦着梅格雷身边缓缓开过，一条大缆绳掉到他的脚边，有个人跑了过来，拾起缆绳，向前面不远的的一个缆桩跑去。

“往后退！小心！”一个声音从汽船的指挥台上传来。

几秒钟之前，一切还象死一般的寂静、凄凉，而现在，他却看到了很多人影在雾中忙碌着。

一个人摇着手柄，另一个人拖着一条缆绳跑着。海关人员等着放桥上船。在这潮湿的浓雾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“您要过去吗？”

离梅格雷不远处的地方还有一个闸门口。

“快点干，船只停留一刻钟。”

梅格雷小心翼翼地穿过桥，听到脚下河水在翻腾。远处，传来阵阵汽笛长鸣。越往前走雾霭越浓。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充满着强烈的神秘感。一束光亮吸引了他，他走过去，只见

一个渔夫正在一条小船上，用一张由几根竹杆制成的大网捕鱼，绳子系在岸上，大渔网时而拉起，时而放下。

渔夫漫不经心地瞟了梅格雷警长一眼，又继续从网里摘取那些碎小的鱼。

轮船周围的大雾渐渐散去，可以分辨出上面来回忙碌的人们。桥上的人讲着英语。一个头带鸭舌帽的男人站在岸边，在给停留的船舶办理签证手续。

他是港口的领班。现在由他来代替诺里斯船长。这个人也是个矮个子，不过比老船长更消瘦，更活跃一些，常爱和船上管事的人开几句玩笑。

这世界好象一下子缩小到只有几平方米大的明亮的范围里，周围象一个无底的黑洞。

这情景不是跟诺里斯突然失踪那天晚上完全一样吗？那天晚上，诺里斯船长也象他的这位同行一样在给船舶办理签证，大概也开几句玩笑。

这领班无需去监视船闸放水量和水手的操作，只凭那些熟悉的声音就足够了，一切都象老船长在这里工作着一样！

梅格雷点燃烟斗，脸上露出不快的神情，他不愿承认自己是无能的，他真悔恨自己那种“旱鸭子”的笨拙劲儿。

闸门打开了，等待出港的船舶开进了这一条比巴黎塞纳河窄不了多少的通道。

“对不起，您是港口的领班吗？我是司法警察局的梅格雷警长。我把您的同事带来了。”

“诺里斯——真是他吗？今早我已听说了。没想到他会变成……”

“是的，目前是这样。您通宵都在这里吗？”

“每次不超过五个小时……什么，放水？每放一次需要五个小时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船闸里要有足够的水，使船舶能自由进出港……每次放水时间不一样。今天我们刚刚开始干，要干到凌晨3点钟……”

这个人看来很干脆，他对待梅格雷就象对自己的同行一样，他环顾四周，看没有什么情况，就说：“那条布洛涅帆船正等待进港。”

“这些船预先都通知你们吗？”

“大多数都通知我们。尤其是轮船，他们几乎全部做定期买卖，从英国运煤来，从这个地区装上矿石返回。”

“到那边喝点什么吧。”梅格雷建议说。

“落潮前不能喝，我必须守在这里。”

他虽然看不见船上的人，却能准确知道对方的位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。

这时，从村子那边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个男人来到了闸口。有人把灯点燃了，一支步枪的枪管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是镇长。他要去打野鸭。在奥恩有他的一个掩蔽所……他的助手一定在那边把晚上的东西都准备好了……”领班说，“您负责调查这案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您看我现在还能找到住处吗？”

“环球旅馆可能还没关门。不过，您得快点儿去，老板结完帐马上就睡觉去了。到那时，他不会为一个陌生人而起床。”

“明天见。”梅格雷说。

“再见！一到10点钟，我就给港口开闸放水。”他们握手告别，其实他们并没有认清对方的模样。